

卷一

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六至一百

新舊五代史

十七史高權卷九十六

東吳王鳴盛述



新舊五代史四

五代土地梁最小唐最大

五代土地梁為最小晉漢差大周又大而唐為最大  
梁只有一片中原四邊皆屬他人北有燕晉西有岐  
與蜀東有吳與吳越及閩南有荆南與楚及南漢故  
為最小唐起鴈門鎮河東至莊宗既滅燕劉守光天  
祐十二年取魏博據魏臨河以為攻取計自後遂盡  
取梁河北地然後滅梁又并吞岐與蜀雖後蜀復起

而地尚最大晉漢承之山後十六州入於遼故又小  
周則河東雖為北漢割據世宗屢與漢遼戰河北山  
前州郡恢廓者多而南唐江北淮南盡為所取故小  
於唐而大於晉漢也觀歐職方考自明此考雖簡略  
然提綱挈領洗衿刷目此則歐公筆力非薛史所能  
及

### 梁晉爭澤潞

梁晉之爭也河北諸鎮忽梁忽晉殊難考矣即以澤  
潞軍名昭義晉改安義梁又改言之此鎮梁晉所必  
爭據歐史唐紀晉王李克用於中和三年初破黃巢

為河東節度即攻昭義孟方立取澤潞二州大順中  
梁將葛從周取潞言潞則澤歸梁可知光化二年克  
用將李嗣昭又取澤潞天復元年梁將氏叔琮又取  
澤潞天祐初克用子存勗曰今天下勢歸梁者十七  
八趙今真定府魏今大名府中山今定州莫不聽命自河以北無  
為梁患者所憚惟我與燕劉仁恭云云時晉又攻取  
潞遂以李嗣昭為節度則此軍長為晉有矣克用卒  
之年梁人復攻潞而莊宗於新喪中又破梁軍於上  
黨置酒三垂岡囊矢告廟則澤潞長屬晉矣故歐史  
於天祐十八年臚列諸節度勸王即帝位中有昭義

也同光元年四月書卽帝位而下文八月又書梁人克澤州守將裴約歿之徐無黨云唐末澤潞皆屬晉梁初已得澤州至此又屬晉而梁克之中間不見晉得澤州年月蓋舊史闕不書愚謂上卷歐史具書梁晉澤潞得失無黨乃爲此言其憤憤幾如不辨菽麥者乃覩顏注史乎歐史於此下書十月壬申如鄆州襲梁已卯卽滅梁矣用八日滅梁迅速如此蓋自滑衛渡河此自北而南直取之自鄆襲梁繞東而行曲取之也梁有澤潞約兩月耳是年春爲晉之天祐二十年稱帝改元在是年四月滅梁在十月而梁人之

誓有澤潞卽在是年之八九月間考是年歲在癸未卽梁龍德三年薛史於三月言潞州留後李繼韜叛降梁莊宗謂李嗣源曰昭義阻命梁將董璋攻迫澤州梁志在澤潞云云而通鑑目錄第二十七卷梁均王紀於龍德三年言晉李繼韜以潞州來附裴約據澤州不從遣董璋攻之又云帝召王彥章助董璋攻澤州璋拔澤州殺裴約通鑑第二百七十二卷唐莊宗紀於同光元年春載李繼韜受晉命爲安義卽昭義留後而欲自託於梁使弟繼遠詣大梁請以澤潞爲梁臣梁叟安義軍曰匡義以繼韜爲節度使安義舊

將裴約戍澤州泣諭其眾曰余事故使二紀胡三省曰故使

繼韜父嗣昭也見其志滅仇讐捐館未葬郎君遽背其親吾

不能從也遂據州自守梁以董璋為澤州刺史將兵

攻之又於秋七月後載裴約遣使告急於帝帝曰吾

兄生此梟獍胡三省曰李嗣昭於帝為兄裴約能知逆順顧李紹

斌曰澤州彈丸地朕無所用胡三省曰自并潞窺懷

東平取大梁故云然胡注此條甚妙卿為我取裴約

以來八月壬申紹斌將甲士五千救之未至城已陷

約歿此下書十月辛未朔又書壬申帝自楊劉濟河

至鄆州已卯滅梁與歐紀略同考目錄是年八月壬

申朔十月辛未朔俱合則八九兩月一月大一月小

裴約之歿必在八月初而莊宗入汴梁主見殺在十

月八日則梁人之有澤潞只兩月可知周廣順二年

澤州龍泉禪院碑言其先主僧愍公以天祐十九年

示寂顧寧人遂謂此地本屬梁碑乃追削梁號而稱

天祐案薛史梁末帝紀貞明二年云是歲河北諸州

悉入於晉此年乃晉稱天祐十三年此時河北已悉

入晉況十九年乎却因明年天祐二十年即同光元

年正當滅梁之歲而梁人反有誓取澤潞一事寧人

記憶不審誤以為十九年遂率爾有此論其實碑文

一史商榷 卷九十一 四  
據實以書非追削梁號也寧人考古本極精核此乃  
偶失之

職方考中有表

歐公改志作考而職方考每行分六格橫列之即表也第一行第一格書州字下五格書五代名第二行以下第一格皆州名下五格每代有者書有無者空始置者書有而小字注某帝置爲都者書都在他國者書他國名本有而後入他國者先書有而又書他國名先有而後廢者先書有而小字注罷軍罷州存者注罷軍都罷者注罷都軍名改易者有字下注軍

名梁之州多有先書有又書唐者若澤潞直書唐不曰有以其有之甚暫不足以爲有也觀此益見顧寧人之誤

通鑑同光元年四月即帝位下云時唐國所有凡十三節度五十州通鑑此文采自薛史胡三省注云十三節度天雄成德義武橫海盧龍大同振武鳳門河東護國晉絳安國昭義五十州魏博貝瀘相鄆洛磁鎮冀深趙易祁定滄景德瀛莫幽涿檀薊順營平蔚朔雲應新媯儒武忻代嵐石憲麟府并汾慈隰澤潞沁遼凡五十州而昭義領澤潞二州已附於梁止有

十二節度四十八州耳胡雖云云其實此時潞州雖附梁澤州仍爲唐守

職方與馬令合與戚光異

陸游南唐書後附戚光音釋列州軍之名自注凡三十八數之止三十七此或傳寫之誤就其三十七州軍中有一處但作空格勿注一攝字不可解餘三十六州軍則似的然者馬令南唐書第三十卷建國譜列州凡三十五數其下文所列之州其目相符今以二者校之除兩處皆有之三十三州不論外戚有而馬無者一雄州二通州三雄遠軍四南州攷馬令譜

彰州注云保大三年取改爲南州俄復舊戚於南下夾注多作空格中有漳名云云蓋馬譜漳字傳寫訛爲彰耳歐陽氏五代史職方考亦作漳也此卽今福建漳州府既是暫改俄復何得言南不言漳戚光謬甚然則此州兩處實皆有以上凡三十四州此外所謂雄州者據戚謂割揚之六合天長置此必暫置俄併者故馬譜不取戚列入亦非通州亦不宜列入戚誤甚說詳後其雄遠軍據戚于昇州注謂以當塗置此軍乃昇州所屬何必另列戚亦誤若然馬所有之三十五州戚尙少一則歙州也此州職方亦有不應



戚獨無空格注攝字者必卽歙州也因音近而誤再以職方校馬譜三十五州竝同南唐州數以歐馬爲是戚光不可用

### 南唐本無通州

歐史職方考於吳南唐所有各州濠州之後列通州其下於梁唐晉漢四格皆空于周則書一有字又注云世宗置其橫格之後繼以直行則云通州本海陵之東境南唐置靜海制置院周世宗克淮南升爲靜海軍後置通州分其地置靜海海門二縣爲屬而治靜海攷輿表第三卷揚州府通州下云南唐于海陵

縣鹽亭場置靜海都鎮周升爲靜海軍尋改爲通州置靜海縣爲州治略與歐考同蓋自顯德五年以後茲地已爲周有方置州其前本無州歐史不誤也陸游南唐書後附戚光音釋列南唐州軍之名中有通注云靜海軍則直以周宋之州入之南唐州數中此則戚光之誤矣

### 八十陌錢

薛史食貨志唐同光二年度支請賜示府州縣鎮軍民商旅凡有買賣並須使八十陌錢按短陌之制顧寧人曰知錄此書今載四庫全書簡明目錄第十一卷攷得自晉已

有之并歷引抱朴子梁書隋書舊唐書沈括筆談宋史金史以證梁武帝唐憲宗穆宗昭宗哀帝五代後漢隱帝宋太宗金世宗各朝短陌事甚詳明獨無後唐莊宗同光中事容齋三筆第四卷云用錢爲幣本皆足陌梁武帝時以鐵錢之故商賈浸以姦詐自破嶺以東八十爲百名曰東錢江郢以上七十爲百名曰西錢京師以九十爲百名曰長錢大同元年詔通用足陌詔下而人不從錢陌益少至于末年遂以三十五爲百唐之盛際純用足錢天祐中以兵亂窘乏始令以八十五爲百後唐天成又減其五漢乾祐中

王章爲三司使復減三皇朝因漢制其輸官者亦用八十或八十五然諸州私用猶有隨俗至於四十八錢太平興國二年始詔民間緡錢定以七十七爲百自是以來天下承用公私出納皆然故名省錢此段亦首尾完備獨無同光事然則不但寧人未見薛史容齋亦未見也且寧人說正與容齋同而不著容齋名豈此爲暗合邪容齋以自破爲句寧人乃讀作自破嶺以東以寧人之精核決不舛訛至此豈傳寫偶誤邪

附論趙宋官制

薛史職官志不載往代之制直從五代敘起并五代亦簡略甚絕不臚列其制因五代皆沿唐制故惟有釐革升降者始志之其與唐同者並略去敘首已自言之予前論歷代官制亦詳矣書止於五代而趙宋官制雖承五季其間委曲則更有難明者如宰相大抵類唐而宋則又以樞密參知為執政也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分掌內外制在唐已然宋則遂目為兩制而又以大學士至待制為侍從也其次臺諫其次庶寮始勿論若外官則宋與唐大有別藩鎮之權既奪防禦團練採訪觀察等使亦改大約統率所部者有

帥漕倉憲諸官帥則諸路安撫使漕則諸路轉運使憲則諸路提刑按察使倉則提舉常平倉謂之倉司唐節度多兼觀察及度支營田招討經略等使宋則監司各有建臺之所每司專有長官專有椽佐而號令之行于統屬者較唐為煩其餘州縣官亦姑勿論若其結銜又有異於唐者總之趙宋人官制不但所授之階勳爵邑皆為虛名

柳開作仲父贈大理評事柳公墓志云有階勳爵邑

略不之書因其為紙上空文猥賤者往往得之不足書故也 即其身所居之官亦

但居此官而不任以此官之事特使之食其祿而已故謂之寄祿官其所辦之事別有一官謂之差遣蓋

在唐季及五代則分爲官與正官者是也

十七史商榷卷九十七

東吳王鳴盛述

新舊五代史五

南唐諸臣見騎省集

薛史僭偽傳但略載偽主事其臣多無傳不如歐史稍詳備如南唐主李景世家敘陳覺等矯命發兵攻閩潰歸覺與馮延巳馮延魯魏岑查文徽號五鬼時景怒而延巳方爲宰相宋齊丘自九華召爲太傅爲稍解之乃流覺蘄州延魯舒州韓熙載上書切諫請誅覺等齊丘惡之貶熙載和州司馬御史中丞江文

蔚劾奏延已岑亂政與覺等同罪而不見貶黜景怒

貶文蔚江州司士參軍攻鈔本徐鉉騎省文集宋天禧中

胡克順編第十六卷熙載墓志銘載此事但云為權要所

嫉罷職丞相宋公朝之元老勢逼地高公廷奏黨與

貶和州司事參軍不明言其事亦不備列其人鉉與

諸人同朝故稍諱之唐六典諸州司馬與司士參軍

各自一官則當以墓志為是其第十五卷文蔚墓志

銘但言拜御史中丞矯枉時事無所顧憚坐廷劾宰

相貶江州司士參軍并宋公亦沒而不言歐史又載

契丹遣使來聘以兵部尚書賈潭報聘周世宗來伐

秦州刺史方訥棄城走此二人者俱見騎省集十五

卷潭墓志載出使事訥墓志云拜秦州刺史強敵深

侵東京失守州兵盡出人心大搖士庶老幼盡室南

渡公自歸闕下坐是除名亦回護語

### 伐閩之役

祕笈續函鄭文寶南唐近事云宋齊王坐黨陳覺餓

死于青陽說海陳彭年江南別錄云馮延魯欲以功

名圖重位乃與建州之役陳覺為招討使既下建州

矯制進圍福州元宗令王崇文為統帥馮延魯亦徃

諸將爭功自相違貳錢唐以兵來救我師不戰而潰

歐史無齊王餓死事又興伐閩之役者乃查文徽非  
延魯招討使乃王崇文而延魯魏岑陳覺則監軍使  
也與文寶彭年二書小異恐當從歐

### 蜀檇杙

宋尙書屯田員外郎黃松子張唐英汝功蜀檇杙二  
卷自序云凡五代史所載者皆略而不書陸昭廻跋  
云得見此書係英宗治平四年歐史熙寧五年始出  
亦但藏中祕未行人間則此序所稱乃薛史也然歐  
史蜀世家與薛多同而較詳詳觀檇杙所書凡薛史  
所載者亦多有之與自序不相應

### 蜀檇杙但言孟知祥爲衙吏

薛史云孟知祥伯父方立爲邢洛節度使從父遷爲  
澤潞節度使歐史則但追敘其叔父遷據邢洛磁爲  
晉所虜以守澤潞梁攻晉遷降梁攷新唐書方立傳  
附從弟遷事與薛歐略同彼但言爲晉虜而不及其  
降梁者事入五代故不及非有異也張唐英蜀檇杙  
下卷敘知祥初起甚詳并及其符瑞異徵然但言爲  
郡衙吏而已絕不云其先有顯貴者豈此卽所謂五  
代史所載皆略而不書者邪

### 南漢事歐詳薛略

僭偽諸國皆歐詳薛略蓋薛據實錄實錄所無不復  
按采增補歐則芻采小說以益之南漢世家載劉鋹  
信任闖人龔澄樞澄樞託左道蠱銀亂政致亾其事  
甚備而薛史皆不及廣東廣州光孝寺見存二鐵塔  
各有題記予得其拓本其一云玉清宮使德陵使龍  
德宮使開府儀同三司行內侍監上柱國龔澄樞同  
女弟子鄧氏三十二娘以大寶六年歲次癸亥五月  
壬子朔十七日戊辰鑄造永充供養其一云大漢皇  
帝以大寶十年丁卯歲用烏金鑄造千佛寶塔壹所  
七層并相輪蓮花座高二丈二尺以乾德節設齋慶

讚後列僧名其銜皆金紫大夫檢校工部尚書歐公  
但書宦者龔澄樞而已其官銜亦不能詳吳任臣十  
國春秋始具書之蓋取之塔記德陵者南漢開國之  
主劉隱陵名乾德是蜀王衍及宋太祖紀年而此以  
名節揣之必銀生日其臣爲立美名可以補歐薛二  
史之闕

### 馬殷事互異

馬殷歐薛史皆云鄆陵人通鑑云扶溝人而宋儒林  
郎試祕書省校書郎前桂州修仁令周羽冲謨三楚  
新錄分三卷一卷馬殷二卷周行逢三卷高則云上

蔡人此輩起於亂兵本無一定鄉貫如王建少爲賊號賊王入而歐云許州舞陽人薛云陳州項城人蜀檇杭云潁川鄆城人亦其類也但新錄敘事與正史互異者過半斷不可信初從叛將孫儒後從劉建峯爲先鋒歐薛同而新錄云隨渠帥何氏有姓無名其妄可知歐史言梁太祖拜殷中書令封楚王而薛史則云貞明中方至此官爵未知孰是歐史殷以廖光圖爲學士新錄則言嶺外廖光圖自韶陽來奔殷以爲永州刺史光圖陳南越可取狀因使李勳擊拔桂管十八城劉龔懼而乞盟此等歐薛皆無之無以辨

其真僞又殷之謀臣高祖歐云高季昌用反間殷次子希聲殺之而新錄及五代史補以爲殷子希範使唐得莊宗之間歸而殺郁皆未知孰是若歐史言殷子十餘人殷夢希聲立希聲夢希範立希範夢希廣立希萼縊殺希廣而自立希崇又廢希萼而自立彭師高別奉希萼爲衡山王乃爲李景所滅此分明可據而新錄則云殷夢希範立希萼爲廖仁勇所奉非師高恐皆虛妄

周行逢事歐薛多合而新錄與二史皆多不合恐不可信未暇詳及



錢鏐先世

歐史吳越世家篇首但云錢鏐字具美杭州臨安人絕不及其先世蓋其出本微而吳越備史第一卷以鏐為唐武德中陪葬功臣潭州大都督巢國公九隴八代孫又歷敘其曾祖沛唐宣州旌德縣令父寬威勝軍節度推官職方郎中守太府少卿備史乃武勝軍節度使書記范垶巡官林禹同誤宋史藝文志云吳越錢儼託名范垶殆不可信薛史第一百三十三卷世襲列傳篇首亦不言鏐祖父而敘至鏐貴後父寬自言家世田漁為事未嘗貴達見鏐車徒雄盛走竄避之則知備

史之証

董昌死狀三處不同

歐史錢鏐世家鏐將顧全武執昌歸杭州行至西小江昌顧其左右曰吾與錢公俱起鄉里吾常為大將今何面復見之乎左右相對泣下因瞑目大呼投水死新唐書逆臣傳則云全武執昌還及西江斬之投尸於江傳首京師薛史世襲錢鏐傳則云乾寧四年鏐率浙西將士破越州擒昌以獻昌死狀三處各自不同

天福當為天復

歐史錢鏐世家昭宗天福二年封鏐越王按天福石  
晉年號此當爲天復十國年譜於丁卯年梁開平元  
年第四格書蜀王建所稱之號亦誤以天復爲天福  
此皆因音近而誤

### 客勸鏐拒梁

梁太祖卽位封鏐吳越王兼淮南節度使客有勸鏐  
拒梁命者鏐不從遂受之按溫纂唐羅隱勸鏐舉兵  
討梁曰縱無成功猶可退保杭越自爲東帝奈何交  
臂事賊鏐以隱不遇于唐有怨心其言雖不能用心  
甚義之所謂客者乃隱也歐公何爲沒其名偶看明  
詩有刺隱者云憔悴感恩依尙父可憐尙父事朱溫  
尤謬

### 錢鏐加官

歐史唐昭宗加鏐檢校太尉中書令梁太祖開平二  
年加鏐守中書令由檢校而進守也歐所書開平二  
年以前鏐所加官如此薛史則云鏐於唐昭宗朝位  
至太師食邑二萬戶位太師則非太尉而食邑歐略  
去鏐撰開平二年墻隍廟碑結銜云啟聖匡運同德  
功臣淮南鎮海鎮東等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守侍中  
兼中書令吳越王鏐正作太師與薛合功臣名侍中

則二史鏐傳皆無而薛史却於末帝紀貞明三年別見鏐功臣名正與碑同

### 三節

歐錢鏐世家開平四年鏐游衣錦軍作還鄉歌曰三節還鄉兮掛錦衣三節者鏐在唐已領鎮海鎮東兩軍節度入梁又兼淮南也吳越備史作玉節此不讀書人妄以意改

### 錢俶入朝

太平興國三年錢俶來朝舉族歸于京師俶納土寶以二年三年傳寫誤宋敏求春明退朝錄載百川卷

下云江南平尚父錢忠懿王請入覲太祖詔趣其還後二年舉版籍納王府亦謂二年也至若錢世昭錢氏私誌載說海云先文僖爲西京留守歐文忠在幕下親一妓公屢微諷之翻以爲怨後修五代史十國世家痛毀吳越如世昭之妄誕豈可信哉

### 楊怵王恁

洪邁容齋三筆云劉道原十國紀年載楊行密父名怵王審知德政碑載其父名恁見蛾術編說碑二字雖出說文卷十下心部流俗不知只作俚鄙用此輩起羣盜微賤故名如此歐薛五代史行密傳不載其

父名審知傳載之不盡一

王審知事蹟

歐公閩王審知世家其先世爲農薛史同而新唐書  
審知兄潮傳則云五代祖華爲光州固始令因家焉  
唐天祐中所立審知德政碑銀青光祿大夫行尙書  
禮部侍郎于兢撰亦云以太祖就祿光州因家于是  
審知起羣盜安得出仕籍碑飾詞新唐矣采泉州刺  
史廖彥若貪暴州人禮請潮因攻殺彥若觀察使陳  
巖表潮泉州刺史巖卒其婿范暉稱留後潮又遣審  
知攻破福州殺暉歐史薛史與新唐略同其紀載雖

尙得實而所云彥若貪暴州人來迎亦後來文士歸  
閩者代爲緣飾宋歐薛誤據之果爾則潮殺彥若爲  
民除害碑當誇美乃諱而不言直言潮譽藹鄉曲巖  
遣人禮請署爲州牧豈可信乎潮兄弟作賊專以剽  
奪爲事旣得泉又攻福且巖有德於潮巖歿婿代不  
俟朝命唐季藩方大小皆然無足多怪潮等又攻殺  
據有之乃碑於此又言巖病不能視事軍士等懼無  
統御皆願有所依從潮遂以泉郡委仲弟審邽而與  
審知偕赴詔授潮節度使則於攻殺暉亦諱之而直  
以爲軍士樂推其誕明矣潮歿審知代立據碑在唐

已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歐史則云梁太祖加拜審  
知中書令乃五代會要於使相一門直至梁末帝及  
唐莊宗方有審知而於梁太祖時則不書此會要之  
漏也碑又云佛齊國雖同臨照靡襲冠裳公示以中  
孚致其內附卽史所謂招來海中蠻夷商賈是也孫  
光憲北夢瑣言云王審知患海畔石碇爲舟楫之梗  
夜夢吳安王伍子胥許以開導乃命判官劉山甫躬  
往祈祭三奠纔畢風雷勃興山甫憑高見海中有黃  
物可長千百丈奮躍攻擊凡三日晴霽見石港通暢  
便于泛涉於時錄奏賜名甘棠港此事碑亦載之與

歐史所述並合而孫氏尤詳又此碑立于天祐三年  
閏十二月而舊唐哀帝紀天祐三年閏十二月己酉  
朔福建百姓僧道詣闕請爲節度使王審知立德政  
碑從之與舊唐正合碑又言節度都押衙程贇列狀  
上請刊勒考歐史後有朱文進作亂據福州以程贇  
守漳州爲州人所殺卽此人也

### 王曦偽號

歐史延義審知少子更名曦改元永隆六年見殺諡  
曰景宗薛史略同曦嘗造塔九層於城南旣成名曰  
崇妙保聖堅牢塔命其臣中散大夫守中書令上柱

國賜紫金魚袋林同穎撰記右街神光寺文章應制  
三教大師賜紫僧无逸書神光寺長講兩經三論大  
師三僧文於象額記中稱興工於永隆三年歲次  
辛丑十一月曦之僭帝位卽是年六月也中散大夫  
正五品上階乃守中書令官與階不相應如此其末  
一行云睿明文廣武聖光德隆道大孝皇帝王曦既  
稱帝乃直書姓名亦可笑此殆初卽僞位卽上此尊  
號而歐薛史皆不載塔記與審知德政兩碑從來談  
金石者皆未見予入闕訪于孟  
美部超然得之  
著錄自子始

高氏專刪削不全

三楚新錄所記載惟高氏一家與歐史無甚牴牾但  
說海刻非足本而刪削又未當如季興卒子從誨立  
從誨卒子保融立保融卒弟保勗立保勗卒保融之  
子繼沖立歸宋國除新錄乃於從誨之後卽次以繼  
沖事殘闕顯然

康延澤論降高繼沖

歐南平世家保融卒弟保勗立保勗卒保融之子繼  
沖立湖南周行逢卒子保權立其將張文表作亂建  
隆四年太祖命慕容延釗等討之延釗假道荆南約  
以兵過城外繼沖大將李景威請嚴兵以待之判官

孫光憲勸繼沖去斥埃封府庫以待繼沖以爲然景  
威扼吭而歿延釗軍至繼沖出逆于郊而前鋒遽入  
其城繼沖亟歸見旌旗甲馬布列衢巷大懼卽詣延  
釗納牌印太祖優詔復命繼沖爲節度使乾德元年  
有事于南郊繼沖上書願陪祠九月具文告三廟率  
其將吏宗族五百餘人朝于京師考王禹偁小畜集  
第二十八卷康延澤神道碑云我太祖開國以荆湘  
未下詔宣徽南院使李處筠襄帥慕容延釗南討公  
實從焉時江陵高保融歿其子繼沖權領軍府因命  
公齎璽書乘驛騎以弔撫且觀便宜二帥留襄陽以

待公宣諭而回盡得機事前導師旅長驅而南平定  
荆湘易於拾芥尋轉染院使監護荆南軍賞功也乾  
德中受代歸朝案此事見宋史二百五十一延釗傳  
二百五十五延澤傳二百五十七處耘傳延澤傳與  
碑正同略去保勗以繼沖卽嗣保融者此省文延澤  
傳亦然蓋延澤傳卽采碑文而世家不敘此事亦略  
之耳耘作筠則傳寫誤乃宋史於處耘傳又以使高  
氏者爲盧懷忠假道者爲丁德裕此史自相矛盾者  
最多此亦其一端延澤監荆南軍至乾德中方代歸  
則以建隆四年繼沖雖納牌印宋太祖仍命爲節度

故也此正與世家合

北漢劉氏歐詳薛略

薛史能敘降王終事歐無然北漢劉氏事則歐史為詳而薛史反略不但因薛史成時劉氏未亾之故也即其敘劉崇不過六七百字歐史則一千五百餘字詳略已懸殊至崇子承鈞及承鈞之養子繼恩繼元相繼襲位而薛史承鈞只一句繼恩繼元并其名不見歐史則敘至一千八九百字詳略相去甚遠且薛史成於開寶七年繼元在位已七年而竟不書薛居正但就史官已錄者抄撮成書其餘槩不添補嘆史

裁愜人意者千古罕見

劉崇漢祖母弟

劉崇歐云漢高祖母弟

通鑑二百九十卷胡三省注同

薛云從弟恐

當從歐

劉氏建號

歐史世家云劉旻

崇改名

僭號仍稱乾祐

漢隱帝號

不改元

承鈞立始改乾祐十年曰天會元年又云繼元立改元曰廣運歐公作文主於簡嚴故語意似涉牽混使讀者乍觀之似承鈞繼元初立即改元者其年譜則旻之仍稱乾祐自四年始是年歲次辛亥

即周太祖廣順元年



至乾祐七年旻歿承鈞立是年歲次甲寅

即周世宗顯德元年

承鈞仍稱乾祐至丁巳歲承鈞始改乾祐十年為天

會元年

即顯德四年

年譜終於天會三年是年歲次己未

即顯德六年周恭帝即位之年明年禪宋

至天會十二年戊辰歲

即宋太祖開寶

元年承鈞歿繼元立亦不改元仍稱天會至甲戌歲

即寶七年

繼元始改天會十八年為廣運元年廣運六年

是年歲次己卯

即宋太宗太平興國四年

繼元亾而年譜皆不書

者因天會四年已入宋故也

以上所推據通鑑考異所采劉恕道原說世

家中不書承鈞繼元立不改元仍稱乾祐天會但渾

而言之達心則其言略而年譜固無誤也乃薛史周

世宗紀及僭偽列傳皆言旻歿於顯德二年乙卯十

一月薛史誤矣通鑑第二百九十二卷周世宗顯德

元年十一月北漢主疾病命其子承鈞監國尋殂又

二百九十三卷顯德四年正月己丑朔北漢大赦改

元天會皆與歐合考異載劉道原說駁薛史為非又

言劉氏有國全無紀錄惟其舊臣中書舍人直翰林

院王保衡歸朝後所纂晉陽僞署見聞要錄云甲寅

春南伐敗歸夏周師攻圍旻積憂勞成心病是冬卒

鈞即位丁巳年正月旦改乾祐十年為天會元年右

諫議大夫楊夢申奉勅撰大漢都統進封定王劉繼

顯神道碑云天會十二年今皇帝踐祚之初年也十七年繼顯卒末題廣運元年歲次甲戌五月丙午朔道原以此為據推其歷年自屬的確之至道原史學之精於此可見而薛史之誤明矣遼史穆宗紀應歷五年十一月漢主崇廼應歷五年即顯德二年遼史亦誤予又得天龍寺千佛樓碑拓本繼元之臣行尚書左僕射兼中書侍郎平章事李憚撰末題廣運二年歲次乙亥八月庚子朔二十一日則立碑時也顧寧人作開運二年開運係晉出帝年號寧人誤石本甚明碑乃當時所立本國之臣所撰鑿鑿可信豈敵國傳聞之比萬季野先

生斯同補歷代史表與道原及碑皆符先生史學精絕

元陳子經經通鑑續編第三卷明薛方山應旂甲子會

紀第三卷皆以繼元初立即改元誤不待言而季野

紀元彙考乃與陳薛同一人之作如出二手是可疑

也朱竹垞彝尊據碑譏歐公書繼元之改元未得其詳

若歐果誤認則世譜書承鈞之改元未嘗誤何以世

家文法與繼元同歐不誤竹垞誤耳

### 侯霸榮殺繼恩

歐世家云承鈞卒養子繼恩立臥閣中供奉官侯霸榮率十餘人挺刃入閣殺之郭無為遣人入殺霸榮

初承鈞語無為繼恩非濟世才無為不對繼恩怨無  
為不助已及立欲逐之未果霸榮之亂人謂無為之  
謀霸榮歿口滅無知者無為迎繼元而立之千佛碑  
云及皇帝踐祚加太師行太原尹尋領侍衛親軍事  
未幾值倉卒之變震駭非常上獨執雄斷入平內難  
時戊辰歲秋九月朔此皇帝指繼恩繼恩之弑繼元  
為主無為謀之霸榮特揮刃者繹碑詞情事如見欲  
蓋彌彰其後無為又為繼元所殺

### 嬖者范超

歐世家又云繼元為人忍殺晏子十餘人無遺類又

遣嬖者范超殺承鈞妻郭氏其主弑繼恩無疑而超  
但云嬖者不書其官千佛碑則云壬申十二月冶鑄  
千佛詔宣徽北院使永清軍節度使檢校太保范超  
監修宋史四百八十二卷北漢世家云宋太宗征北  
漢繼元宣徽使范超來降攻城者以超為出戰禽而  
戮之繼元斬超妻子投其首城外是也予得山西諸碑皆分巡河  
南開歸陳許兵備道常熟蔣果所贈  
後事具皇家日歷

薛史第一百三十四卷僭偽列傳於南唐李景以宋  
建隆二年疾卒其子煜襲偽位又第一百三十五卷

僭偽列傳於宋開寶四年滅南漢俘劉鋹至京又於東漢劉崇以周顯德二年病歿其子承鈞襲僞位之下皆云後事具皇家日歷劉崇傳贊云今元惡雖斃遺孽尙存勢賊民殘不亾何待則以此書作於開寶六年時煜尙在位鋹尙存承鈞之養子繼元亦尙在位故也第一百三十三卷世襲列傳吳越錢氏亦如此若宋乾德三年滅後蜀俘孟昶至京而昶卽於是秋卒則於其傳中詳書其卒及年若干以爲結束然後再加其後具皇家日歷云云蓋每敘一降王雖事入後代不可不見其卒也歐陽子作史時距諸國降滅已百餘年而於李煜劉鋹錢俶輩皆但云事具國史不見下落性樂簡淨總不屑詳敘首尾後之讀者稍覺未慊然薛雖有敘降王卒年其各國事蹟却疏漏之至反不如歐史之詳若宋史自第四百七十八卷以下亦有南唐等世家但從李煜輩敘起而略追敘其先則又深得之

吳越改元

歐史十國世家年譜敘首云聞故老謂吳越亦嘗稱帝改元而求其事迹不可得獨得其封落星石爲寶石山制書稱寶正六年辛卯則知其嘗改元矣范垍

等備史固無年號而明錢肅澗刻備史跋其後卽力辨歐史之非薛史亦云鏐命所居曰宮殿府署曰朝廷其參佐稱臣但不改年號而已攷洪邁容齋四筆第五卷駁歐史之疏漏援王順伯所收碑有臨安府石屋崇化寺尊勝幢係天寶四年辛未明慶寺白傘蓋陀羅尼幢係天寶五年壬申順伯考其年知非唐天寶辛未乃梁開平五年其五月改乾化壬申乃二年梁以丁卯篡唐武肅是歲猶用唐天祐次年自建元也錢唐湖廣潤龍王廟碑錢鏐正明二年丙子建新功臣壇院碑封睦州牆下神廟勅皆正明中登聖

寺磨崖梁龍德元年辛巳錢鏐建又有龍德三年上宮詩是歲梁亾九里松觀音尊勝幢寶大二年乙酉建衢州司馬墓誌云寶大二年八月歿順伯案乙酉乃唐莊宗同光三年其元年當在甲申蓋自壬申以後用梁紀元至後唐革命復自立正朔也又水月寺幢云寶正元年丙戌十月錢鏐建是年爲明宗天成招賢寺幢云丁亥寶正二年又小昭慶金牛碼頭等九幢皆二年至五年所刻貢院前橋柱刻寶正六年辛卯造然則寶大止二年而改寶正寶正盡六年次年壬辰有天然日觀菴經幢復稱長興三年八月用

唐正朔其年三月武肅夢方寢疾語其子元瓘曰子孫善事中國勿以易姓廢事大之禮於是以遺命去國儀用藩鎮法此上皆王說洪中之云有天寶寶大寶正三名歐陽公但知其一耳自是歷晉漢周及本朝不復建元今猶有清泰天福開運會同係契丹年乾祐契丹年廣順顯德石刻存者三四十重順伯名厚之臨川人當紹興乾道間與洪同時又有王象之者寧宗以後人著輿地碑錄予有鈔本所載與洪所引順伯語同予謂洪王是矣但鎮東軍墻隍廟碑係開平二年歲在武辰下有一月字而上下皆空蓋是年未改元之前所立然則溫篡唐鏐受其封號即稱臣奉其紀年觀望久之

知其未能一統乃改元自娛順伯謂溫篡後鏐猶用天祐誤也而其餘考據則博而且精秀水鍾淵映又接得舊武原志載土中所得朱府君墓志題云寶大元年歲次甲申此順伯所未見者要之天寶改於戊辰梁開平二年寶大改於甲申唐同光二年寶正改於丙戌唐天成元年歷歷可攷歐公說極確所恨寡聞范垞錢蕭潤與薛史謂錢鏐未嘗改元則大誤矣外權誅討尊奉中朝實則白帝一方以愚其民乃掩耳盜鈴之計

歐公惟舉寶正通鑑及目錄亦然而考異則歷引闡

自若唐末汎聞錄紀年通譜余公綽閩王事迹林仁志閩王啟運圖以證之至玉海則於天寶寶大寶正外又載廣初一號此號則不知吳越何王何年之所改

洪言晉漢周及宋吳越不復改元今蘇州虎丘千人石畔有大佛頂隋羅尼石幢一座四面刻之高約二丈餘末題下元甲子顯德五載龍集戊午日躔南斗高陽許氏建此吳越忠懿王錢俶時所立可見其時不改元予少與妹婿錢大昕同遊訪得此幢及老先後歸田予徙家洞涇距虎丘三里時往摩挲妹婿來

又同觀焉八九百年中著錄自吾兩人始每嘆金石之有關史學惜同嗜者寡也

### 白貂

附錄契丹耶律德光脫白貂裘以衣晉高祖白貂俗呼銀鼠

### 趙德鈞延壽父子

薛史第九十八卷以趙德鈞延壽父子入晉書爲列傳而歐史但入之契丹附錄不爲傳者以其死于契丹也

歐史

歐史卷九十八

歐史卷九十八

歐史卷九十八

歐史卷九十八

歐史卷九十八

歐史卷九十八

歐史卷九十八

歐史卷九十八

十七史商榷卷九十八

東吳王鳴盛述

新舊五代史六

歐史脫文誤字

常熟毛氏汲古閣刻歐史目錄第四十八卷楊思權  
 下漏去尹暉梁紀一光啟二年十二月封吳興郡王  
 封上脫徙字大順元年四月張濬私與汴交張上脫  
 宰相二字乾寧元年二月王及朱宣戰于漁山漁當  
 作魚天復元年正月天子復立立當作位天祐二年  
 二月殺王德裕等德王裕誤倒梁紀二開平二年三



月癸巳卜郊上文正月己亥巳卜郊此處卜上脫改  
字三年九月徐注亂軍當作軍亂乾化元年正月赦  
流罪以下因求危言正諫因當作囚九月御文明殿  
入閣閣當作閣論贊獨不爲梁爲當作偽梁紀三貞  
明四年劉鄩爲兗州安撫制置一本下有使字龍德  
元年三月惠王能反能上脫友字三年王彥章爲北  
面行營招討使之下脫取德勝南城秋八月段凝爲  
北面行營招討使十八字本是彥章有功反用凝代  
之脫此似彥章未嘗受代者校勘不精誤人如此唐  
紀四乾寧二年克用軍留餘月當作月餘光化三年

李嗣昭敗汴軍于汴河當作沙河天祐六年以李嗣  
昭爲潞州留後後下後衍唐紀六同光元年拜天平  
軍節度使蕃漢馬步軍副都總管一本無副字天成  
二年六月辛白司馬坡坡當作坂唐酷吏侯思止傳  
思止鞫誣告人反者輒云急承白司馬此因洛有白  
司馬坂故用歇後語誘令承反也其時武后方居洛  
而明宗入汴後旋即遷洛則此作坂無疑後唐臣劉  
延朗傳遣宋審虔將千騎至白司馬坡踏戰地誤同  
長興元年連寫非是當提行唐紀七廢帝紀率戍兵  
自曲陽孟縣馳出常山孟當作孟清泰元年慈州刺

史宋令詢歿之慈當作懿三年六月以張令昭爲右  
千牛衛將軍權知天雄軍事一本事上有府字晉紀  
八天福元年先帝受吾太原受當作授晉紀九天福  
七年六月如京師使李仁鄭使于契丹南雖本無師  
字周紀十二顯德三年八月課民種禾禾當作木梁  
家人傳太祖元貞皇后張氏連寫非是應提行天福  
元年當作天祐末帝德妃張氏傳貞明明年年上脫五  
字次妃郭氏傳莊宗入宮莊上脫唐字宮上脫汴字  
唐太祖家人莊宗后劉氏傳略可記億當作憶太后  
稱詔令詔當作誥同光三年十二月獵當作臘克讓

傳以千餘人進至滑橋滑當作涓克寧傳存顯等各  
遣其妻入說孟氏數以迫克寧孟氏下應重孟氏二  
字此脫太祖子八人篇中凡存義字皆當作存义又  
莊宗大怒以兵圍其第而族之此莊宗弟而云族之  
必有誤又自河中奔太原北至北當作比莊宗子繼  
岌傳今大將軍發當作大軍將發唐明宗家人傳卷  
首又自有細目他卷皆無蓋古人目在每卷首後人  
遷於第一卷之前去每卷目此其去之未淨者秦王  
從榮傳從榮尙忌宋王從厚尙當作常此事須得侍  
衛兵馬爲助南雖本無馬字晉家人傳出帝與太后

至建州得地五千餘頃千當作十漢家人傳高祖皇  
后李氏傳周高祖起兵嚮京師當作周太祖高祖二  
弟三子傳并論贊凡輩庭美皆當作廷美吾嘗爲天  
無眼爲當作謂注便於實事實當作述梁臣張歸霸  
傳子漢卿漢融梁亾皆誅族族誅誤倒楊師厚傳攻  
棗彊三月不能下月下注一作日南雖作日考薛史  
作逾旬然則月日皆非是此歐之改薛而誤者王景  
仁傳以景仁爲淮南招討使攻廬壽使下南雖復有  
使字唐臣郭崇韜傳唐軍東保楊劉彥章圖之圖當  
作圍又事不與卿一鎮不當作了又橋壞莊宗正與

正當作止安重誨傳鋒卽引謀者見重誨鋒當作鱗  
繕治甲器甲當作兵王建及傳晉遂軍得勝得當作  
德斧其竹窄窄當作竿西方鄴傳父再遇爲汴州軍  
校一本無汴字是鄴定州滿城人而此下文云鄴以  
勇力聞年二十南渡河遊梁不用復歸云云則非汴  
州可知又譚善達數以諫鄴怒鄴下當復有鄴字李  
嚴傳伐蜀嚴爲三川招討使討一作撫是時招討乃  
郭崇韜非嚴也何瓚傳知祥以軍禮事瓚常繩以法  
瓚下當復有瓚字晉臣桑維翰傳又來見帝來當作  
求漢臣蘇逢吉傳誘人告李崧誣伏與家僮二十人

謀因高祖山陵爲亂獄中上書逢吉改二十人爲五  
十人獄中上書南離作獄上中書是死節傳論贊三  
人者或出於僞國之臣南離本者下多或出于軍卒  
句此脫死節共只三人軍卒謂王彥章裴約僞臣謂  
劉仁贍也脫去則不可讀一行鄭遨傳遭亂世汙于  
榮利汙上脫不字義兒李嗣昭傳磁俱誤作慈雜傳  
王鎔傳館于梅子園義門何氏從沈存中筆談改海  
子梁太祖爲書詔鎔詔下注古本作招案南離本正  
作招趙獨安樂王氏之無事姚世鈺讀安字句絕羅  
紹威傳趙文建爲留后當作留後前帥皆牙軍所立

怒輒遂殺之遂下注古本作逐案南離正作逐此言  
或逐之或殺之作遂無理王處直傳戰于河沙當作  
沙河劉守光傳遣其妻祝氏乞食于田家南離無其  
妻二字是韓建傳欲邀莊宗遊幸莊當作昭高萬興  
傳葬于州南葬下脫敬璋二字温韜傳韜復叛茂貞  
降梁梁改耀州爲崇州鼎州爲裕州義勝爲靜勝軍  
南離本無下梁字非是義勝下當有軍字盧光稠傳  
劉龔已取韶州龔當作龔朱瑾傳拜瑾秦寧軍節度  
使當作秦寧瑾嬰城自守而與葛從周等戰城下瑾  
兵屢敗與下十二字南離本脫孟方立傳澤潞邢洛

一 吳商榷 卷之六 五  
磁五州誤作三逐其帥誤作師以窺山東誤作失王  
珂傳唐兵已過冤胸誤作宛孫德昭傳判神策軍號  
扈駕都徐氏葆光云本紀天復元年正月扈駕都頭  
孫德昭誅季述天子復立都下當有頭字劉知俊傳  
敗邠岐兵於幕谷本紀作漠谷張全義傳改用年來  
二月來年誤倒房知溫傳稍遷親隨指揮使隨下南  
雖有軍字王晏球傳龍騎五百騎當作驤李霸一部  
部當作都莊宗兵變莊當作明安仲霸傳王衍立少  
年年少誤倒張希崇傳乃先爲突南雖作奔是皇甫  
遇傳戰尙或生走則死也我等死戰猶足以報國我

等死戰四字南雖作等死戰是以重威爲都招討  
使重上脫杜字王宏贄傳與尹暉傳誤連應提行高  
行周傳匡威爲其弟光儔所篡光儔當作匡儔歷朔  
沂嵐三州刺史沂當作沂孫方諫傳鄭州清苑人鄭  
當作鄭南雖本誤同王峻傳事三司使張延朗不甚  
愛之延朗下當重延朗二字王殷傳大明人當作大  
名范延光傳宗正丞石昂誤作承高祖猶豫未決脫  
猶字安重榮傳鎮州曰恒州誤作有州安從進傳領  
貴州刺史當作青州杜重威傳契丹留燕京兵五百  
人五上脫千字張彥澤傳遷晉出帝於開封府遣控

鶴指揮使李筠以兵監守內外不通帝求酒於李崧崧曰慮陛下憂躁飲之有不測之虞所以不進通鑑第二百八十五卷於此事亦作李崧崧傳在五十七卷耶律德光滅晉入汴拜崧太子太師正爲德光任用則似作崧無誤而別本作求酒於李筠以上文筠以兵監守考之作筠爲是義門何氏謂此又一李筠非周三臣之李筠愚亦謂此爲德光任用之李崧乃又一李崧非梁紀開平二年爲鴻臚卿封介國公之李崧也職方考敘首唐自中世多故誤作中勢秦鳳階成瀛鄭誤作瀛漢橫列之圖中第一格岐字列其

州名也第二格於梁則書岐其時爲岐李茂貞所據也其下旁注一鳳字又一字漫當云鳳翔秦成階鳳四州於漢亦云有者誤皆當作蜀吳與南唐所有各州于吉州後四行連脫州名當云虔筠建汀又廣州更五代皆南漢當於第一箇南漢下注清海二字五代之際外屬之州云云南離本提行是此誤連益州梓州曰劔南東西川川當作道長垣唐改曰匡城應提行起此誤連南唐李昇世家昇字正倫昇字見說文第七卷上曰部馬令陸游南唐書同此篇中段多誤作昇李景世家自號中天八國王八當作大始改

名璟當作景前蜀世家論贊予讀蜀書脫書字南漢  
劉玢世家玢立二年卒脫卒字劉鋹世家十月平韶  
州鋹喜曰韶桂連賀云云二韶字皆當作昭楚馬希  
範世家開封承制封當作府吳越錢鏐世家鏐之孫  
元瓘之子佐字祐據吳越備史則當作宏佐字元祐  
閩王審知世家唐以福州爲武威軍據天祐三年于  
兢撰審知德政碑當作威武十國世家年譜丁卯年  
第五格天福七年當作天復說已見前庚戌年第三  
格八字衍卷末論不以忘漢爲讐忘當作亾契丹附  
錄第一距幽州北七百里有榆關榆當作渝于闐附

錄第三始涉醜磧醜當作醜字見遼史

五代俗字俗語

新五代史用俗字俗語如晉高祖紀明宗戰胡盧套  
套字始見於此李崧傳晉高祖謂崧曰汝造浮屠爲  
我合兴兴字已見北史第四十三卷郭祚傳四十九  
卷侯深等傳而又見於此廣韻在下平聲二十四鹽  
又道德經卷一揣而銳之王弼注揣末令兴又銳之  
然說文無此字漢高祖紀耶律德光謂曰此軍甚操  
刺今人以雄猛爲插刺操刺當卽此意又契丹賜以  
木枴一今人呼老人所用杖音如夬卦之夬作此字

史文惟見於此汪鈍翁堯峰詩云一枴扶身兩鬢星  
紙標略畫卦中形憐渠那識義文易白道儂家打死  
靈用此字唐臣任圜傳崔協號沒字碑雜安叔千傳  
叔千亦號沒字碑此等皆當時俚俗語

五代春秋

五代春秋二卷宋尹洙師魯誤即附於河南先生文  
集後柳開尹洙宋初以古文詞著名為歐陽子之先  
聲者也觀河東河南兩集手筆誠可觀其於經史則  
皆茫然者師魯此作全仿春秋謬妄已甚即如晉人  
燕人趙人秦人吳人楚人等稱此史家於敘事中間

貪其文省用之則可若以此摹效春秋筆法動輒云  
某人伐某某人敗某師於某地豈非笑端且如李克  
用李茂貞不言姓名而突書之曰晉人秦人後世讀  
者知為誰乎豈師魯有待於後有為之左氏者乎唐  
莊宗已建尊號國為唐矣而於梁事中稱為晉人是  
其意將奪唐而與梁乎其他名號之進退義例之出  
入糾紛無定蓋有不可知者幸師魯不秉史筆若令  
修史史法壞矣

五國故事

五國故事二卷宋無名氏記吳楊行密南唐李昇前



蜀王建後蜀孟知祥南漢劉巖閩王審知事未附朱文進諸人曰五國者合前後蜀爲一也仁和吳長元以爲吳越國人所作歙縣鮑廷博刻入知不足齋叢書第十一集

### 十國春秋

十國春秋一百十四卷吳氏任臣謨吳字志伊仁和人康熙己未博學鴻詞翰林院檢討志伊以歐陽氏五代史附十國世家於末而尙簡略思取其人物事實而章著之故勒爲本紀二十世家二十二列傳千二百八十二又作表五篇博瞻整理誠史學之佳者

顧其爲書之體每得一人卽作一傳凡僧道及婦人之傳每篇只一二行者甚多乃徐鉉騎省文集三十卷其後十卷係人宋後所作而前二十卷則皆在南唐時作也其中碑志若岐王仲宣馬仁裕劉崇俊陳德成江文蔚喬匡舜韓熙載志伊雖皆有傳而徐所敘事蹟遺漏者已甚多若賈潭方訥陶敬宣周廷構苗廷祿包諤趙宣轉劉鄩皆有事蹟而志伊皆無傳潭訥歐史一見其名祇有一句故不能措手志伊之學專以博爲事者也然竟未見騎省集矣亾友惠定宇戴東原每與予極論學之貴精不貴博予深韙其

言由今觀之博亦大難事特不可與蘭艾同收玉石混采者道耳志伊凡例自述所采古今書籍約一二百種但已自爲裁割緝練成文讀者不能知其某事出某書反不如同時朱竹垞曰下舊聞具注所出也又志伊自言采薛氏舊五代史恐實未見虛列此目竹垞亦每如是則不能無遺憾焉予所著述不特注所出并鑿指第幾卷某篇某條且必目睹原書佚者不列惜不得起兩先生一質之

此書佳處在表地理表與歐陽氏職方考參觀則五代十國全局如見至十國之官制雖大抵沿唐而一時增改亦已紛冗不可爬梳任臣爲作百官表甚便考覽尤其妙者也惜歐陽氏不志職官猶恨多茫昧五代會要雖存非博學者不觀恐終歸於無徵矣若藩鎮表以區區僭僞僻陋一隅而多立軍名假稱節度誠屬不成事體要之臚而陳之亦稽核之一助也

史記不列事體要之顯而刺之亦錄於之一如也  
蓋餘表以圖圖習習漸圖一則而終立軍各對漸漸  
正升會要雖有非對學皆不購恐絲絲以無端矣其  
未實其其少者以對漸則且不志漸官餘好參茲報  
即會也亦曰錄之不何別漸對出為漸百官表其對

十七史商榷卷九十九

東吳王鳴盛述

綴言一

記言記動

禮記玉藻篇云天子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  
要之其始雖分書其後必合編故尚書記言而亦間  
及於記動春秋記動左傳記言以附益之

正史編年二體

漢藝文志無所謂史之一目即以附於六藝春秋之  
後隋經籍志始以經史子集判分四部隋書唐人

作簿錄之體。至是始定。而史部首列正史一門。次列編年一門。史家之體亦至是始定。正史標目。後既歷敘古者國史。紀載職掌。收藏遂詳。述史記漢書三國志。原委此下。則云自是世有著述。皆擬班馬。以爲正史作者。尤廣一代之史。至數十家。唯史記漢書師法相傳。竝有解釋。三國志及范蔚宗後漢。雖有音注。既近世之作。竝讀之。可知今依其世代。聚而編之。以爲正史。編年標目。後既言自史官放絕。作者相承。皆以班馬爲準。其下言起漢獻帝。以班固漢書文錄命荀悅仿春秋左傳體爲漢紀。大行於世。至晉太康元年。

汲郡發魏襄王家得竹簡紀年書。皆編年。相次文意。大似春秋。學者因之。以爲春秋則古史之正法。有所著述。多依春秋之體。今依其世代。編而敘之。以見作者之別。謂之古史。此志之意。以編年本爲古法。馬班出而編年廢。直至漢紀復用編年。至竹書紀年出。始悟此爲古法。而復多用此以紀事者。文義甚明。要之竝列二體。其意則以紀傳爲正體。編年爲別體。

編年雖古法。而古不可泥。宜以後出爲定。卽如尙書牧誓篇首。癸書時甲子。昧爽。金縢篇首。癸書既克。商二年。康誥篇首。癸書惟三月哉。生魄。此豈後之史官

所當取法乎。春秋或書爵。或不書爵。或降而稱人。或書名。或書字。或有曰。或無曰。說者以爲夫子意有予奪。此豈後人所可妄效乎。可見作史不得擬經。抑本紀與表。卽用春秋編年之式。而堯典太誓武成本紀。皆有相肖處。若志則又周禮儀禮體也。正史於五經已擬其三矣。正史足兼編年。編年不能包正史。皇甫湜持正文集第二卷編年紀傳論。此文文苑英華略唐文粹皆采之云。古史編年至漢司馬遷始更其制。而爲紀傳相承。至今無以移之。歷代論者以遷爲率。私意蕩古法。紀傳煩漫。不如編年。湜以爲合聖人之經者。以心不以

迹。史之體者在。不在同編年紀傳繫于時之所宜耳。何常之有。夫是非與聖人同辨。善惡得天下之中。不虛美。不隱惡。則爲紀傳。爲編年。皆良史矣。若論不足以析皇極。辭不足以垂無窮。雖爲紀傳。編年。斯皆臯人司馬氏紀項羽呂后。以歷年不可中廢。故也。其作傳之意。將以包該事迹。參貫語言。纖悉百代之務。成就一家之說。必新制度。而馳才力焉。編年記事。束于次第。牽于混并。舉其大綱。而簡于敘事。是以多闕載。多逸文。乃別爲著錄。以備書之。語言而盡事之本末。故春秋之外。則有尚書左傳之外。又爲國語。

可復省左史于右合外傳於內哉故合之則鯨離之則異削之則闕子長病其然也于是革舊典開新程爲紀爲傳爲表爲志首尾具敘述表裏相發明庶爲得中將以垂不朽自漢至今代已更八年幾歷千其間賢人摩肩史臣繼踵權今古之得失論述作之利病各耀聞見競誇才能莫能改其規模殊其體統傳以相授奉而遵行而編年之史遂廢蓋有以也唯荀氏爲漢紀裴氏爲宋略強欲復古皆爲編年然善語嘉言細事詳說所遺多矣必覽正史方能備明則其密漏得失章章于是矣今之作者苟能遵紀傳之體制同春秋之是非文適遷固直如南董亦無上矣儻捨源而事流棄意而徵跡雖服仲尼之服手絕麟之筆等古人之章句署王正之月日謂之好古則可矣顧其書何如哉湜此論甚是孫甫晁公武輩紛紛瞽說反謂宜以編年爲正不亦謬乎卽用編年亦必至司馬君實方成一犬著作荀悅袁宏等聊堪充數猶未成章

以學問言則漢藝文志乃其根本隋志舛誤不足信者多若以目錄體製言劉歆班固荀勗王儉阮孝緒輩皆不可爲法必以隋志爲主而以馬班陳范作正

史尤爲千古定論

唐以前惟三史三國

自唐以前通行人間者惟馬班范之史記前後漢書三史而已其次則三國志若晉書及南北朝各史未流布也以史漢目爲三史始於司馬彪續漢郡國志已見前其時范蔚宗書未出所據後漢書當是謝承或華嶠善若三國吳呂蒙傳之三史則并非謝華所作恐是指戰國策史記漢書說亦見前厥後以三史並言者頗多且以配六經如闕駟之三史羣言經目

六經味嘗開卷三

史幾同挂壁

見

唐陳州司法孫恂唐韻序亦

稱九經三史此則皆指馬班范矣而唐人并以三史

爲一科以此科應舉得第者頗多

見唐選舉志及各傳

蓋三史

者史家之省目也三國志則名僅亞之至於晉書及

南北朝各史成於唐人之手唐三百年中人著述引

此者殊不多見觀劉知幾史通第十卷自敘篇敘其

少時讀左氏史漢三國志迄皇家實錄窺覽略周云

云以知幾之聰穎淹洽所習亦僅三史三國而止乃

并下及於唐之實錄而不及晉與南北朝各書則唐

人史學槩可知矣惟新唐書柳仲郢傳家有書萬卷

所藏必三本上者貯庫其副常所閱下者幼學焉仲  
郢嘗手鈔六經司馬遷班固范蔚宗史皆一鈔魏晉  
及南北朝史再仲郢之博蓋當時所罕竊謂馬班范  
史皆僅一鈔魏晉及南北朝史乃再者當由三史自  
幼成誦故一鈔已足非輕三史而重魏晉以下諸史  
也

### 十七史

大約史漢三國備于晉初晉及南北朝皆定于唐太  
宗高宗之世而書猶深藏廣內既無刻板流布人間  
者甚少故學者所習三史三國而止直至宋仁宗天

聖二年方出禁中所藏隋書付崇文院雕板嘉祐六  
年并梁陳等史次第校刻其工蓋至英宗方粗就觀  
校者稱仁宗云云則可見于是歷代事蹟粲然明著  
然其中如魏書以學者陋之而不習亾逸不完者已  
無慮三十卷校者各疏于逐篇之末北齊亦多闕者  
宋書第四十六卷亦闕蓋皆以南北史補之又改劉  
昫舊唐書爲新唐書改薛居正五代史爲五代史記  
乃合爲十七史宋史藝文志史鈔類有周護十七史  
贊三十卷不知作者名賢十七史確論一百四卷十  
七史之名始見於此又有王先生十七史蒙求十六



卷係宋王令逢原著載宋史藝文志建中靖國改元弟英州刺史獻可序近日程宗璣據乾道己丑麻沙板刊行朱甫田跋云蒙求非一其便於記誦者惟李氏瀚及王先生令李書舊板罕存坊刻止取其總目而刪去其注惟王書僅存按此書剽掇猥瑣無當實學恐未必出於令特南宋書坊偽託耳然即此可見十七史之稱至宋始著李瀚後唐天成中登第仕晉為翰林學士五代史無傳揮塵後錄言其後仕契丹蒙求一卷載全唐詩第十二兩第八冊晁氏讀書後志有之其書與王令李書體例正合如出一手而不稱十稱劉過改之龍洲道人集贈七史知五代時尙無此稱許從道之子祖孫詩祖孫今年幾年齒兩髻耿耿垂

到耳讀書要以六經先次第漢唐十七史又呂祖謙有十七史詳節二百六十九卷此書隨意采掇粗疏無理疑亦出於南渡書肆嫁名祖謙而其為宋時人筆則無疑又文忠烈文山文集第十五卷紀年錄文山被執見博羅丞相文山曰自古有興有廢天祥今日忠於宋以至此幸早施行博羅曰你道有興有廢且道盤古到今幾帝幾王文山曰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我今非赴博學宏詞科不暇泛言又有舊板無姓名讀書隨語剩語各一卷各自為序并注書中稱引南宋人而下及於馬氏通考則是元人隨語自

序署湖上逸人題於三十樹梅花閣當爲杭州人剽  
語題上章攝提格當爲順帝至正十年其書無標目  
每條末則注所論之書名續語中一條未注云右十  
七史通要此書本名十七史纂古今通要分十七卷  
雙湖胡一桂庭芳著亦宋末元初人予未見此書而  
錢曾讀書敏求記第二卷載之蓋遼金二史皆成於  
至正四年宋史成於五年三史流布已當元之末季  
而劉昫薛居正之書又皆湮沒無聞故宋元人之恒  
言凡史以十七爲最備

孫恂唐韻序又稱史漢三國志晉宋後魏周隋陳宋  
兩齊書下宋字當作梁此傳寫之誤案其所舉凡有  
十三不數南北史故也兼數則十五再加唐及五代  
則十七矣蓋歷代漸積而來至宋方定

前言諸史校成已當英宗之世而頒行則直至徽宗  
時矣晁公武郡齋讀書志第二卷上云嘉祐中以宋  
齊梁陳魏北齊周書舛謬亾缺始命館職讐校曾鞏  
等以祕閣所藏多誤不足憑以是正請詔天下藏書  
之家悉上異本久之始集治平中鞏校定南齊梁陳  
三書上之劉恕等上後魏書王安國上周書政和中  
始皆畢頒之學官民間傳者尙少未幾遭靖康丙午

之亂中原淪陷此書幾亡紹興十四年并憲孟爲四  
川漕始檄諸州學官求當日所頒本時四川五十餘  
州皆不被兵書頗有在者然徃徃亡缺不全收合補  
綴獨少後魏書十許卷最後得宇文季蒙家本偶有  
所少者於是七史遂全因命眉山刊行觀晁氏說知  
頒行實已至徽宗而彼時疑尙未刻板頒之學官者  
恐尙是寫本故云民間傳者尙少也但云七史者隋  
書先已校成想晉書又在前十故不及并憲孟南陽人  
爲四川轉運使以書五十篋贈公武見自序民間刻  
史似自并氏蜀板始而所刻似尙未有十七史全書

其彙刻十七史則已在南宋時

校史諸臣各題名於卷尾曰綬曰華曰恂曰寶臣曰  
穆曰藻曰洙曰覺曰彥若曰鞏曰攸曰恕曰燾曰祖  
禹曰安國曰希綬者嘗校巢元方諸病源候論之翰  
林學士尙書左司郎中宋綬也寶臣者丁寶臣也穆  
者鄭穆宋史三百四十七卷有傳或云錢穆藻者祕  
閣校理錢明逸之從子宋史三百十七卷附傳洙者  
知太常禮院兼史館檢討孫洙宋史三百二十一卷  
有傳覺者祕書少監孫覺宋史三百四十四卷有傳  
彥若者趙彥若也鞏者集賢校理曾鞏宋史三百十

九卷有傳放者館閣校勘劉放傳亦在宋史三百十九卷別見恕者祕書丞劉恕詳見後熹者祕閣校理安燾宋史三百二十八卷有傳或梁燾祖禹者范鎮之從孫著作郎兼侍講宋史三百三十七卷有傳安國者崇文院校書王安國宋史三百二十七卷有傳希者祕書少監林希宋史三百四十三卷有傳餘存考

明嘉靖初南國子監祭酒張邦奇司業江汝璧等請校刻史書欲差官購索民間古本部議恐滋煩擾世宗命將監中十七史舊板攷對修補仍取廣東宋史板付監遼金二史無板者求善本翻刻十一年七月成總爲二十一史祭酒林文俊等表進其後當神宗時北監亦刻二十一史祭酒方從哲司業黃汝良等校定閱數十年而海虞毛氏汲古閣又刻諸史則僅惟十七而已予今亦以十七史爲斷用毛板作讀本自宋以下不及者智有所未周而力有所不逮也



地間必不可無之書亦學者必不可不讀之書也其所以託始於威烈王二十三年命韓趙魏爲諸侯者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謂因不敢續春秋之故而文獻通考一百九十三卷采洪邁容齋隨筆云司馬公修通鑑梓范夢得爲官屬嘗以手帖論續述之要大抵欲如左傳叙事之體胡三省注通鑑自序亦云通鑑之作實接春秋左氏後愚謂春秋終於獲麟而左傳則從獲麟以後續書其事訖於哀公之末春秋始隱公元年終哀公十四年其事未竟故作傳者竟之其下又贅以哀公子悼公四年事而其末段乃云趙襄

子基知伯遂喪之知伯貪而復故韓魏反而喪之杜注史記謂晉哀公之四年魯悼公之十四年知伯帥韓魏圍趙襄子於晉陽韓魏反與趙氏謀殺知伯於晉陽之下其事在春秋後二十七年考此年乃周定王之十六年歲在戊子

周有兩定王此後定王也說詳第三卷

此則作

傳者附綴後事故上距獲麟已有二十七年之久自定王十六年至崩而考王立又崩而至威烈王之二十三年雖中間相隔又有四五十年但通鑑雖託始於此以命韓趙魏爲提綱其下却仍追述前事直從智宣子立瑤爲後敘起自下歷敘知伯求地三家共

滅之之事甚詳然則君實蓋不敢續春秋而欲接左傳也續經則僭續傳則可其微意如此豈其前無所承而強出意見好爲武斷截從一王之二十三年爲首使其著述偏側畸零不成體裁者哉

七國秦齊燕楚皆舊封韓趙魏則新國自三家滅知伯而分晉之勢成於此七國之勢亦成於此左氏欲下接戰國故以此事終司馬君實欲上續左傳故以此事始

通鑑與十七史不可偏廢

史炤通鑑釋文馮時行序謂司馬公不用紀傳法律總敘歷代以事繫年粲然可攷雖無諸史可也愚謂馮氏此言妄矣紀傳編年橫縱經緯不可偏廢司馬公雖欲上續左傳究以十七史爲依藉方能成通鑑豈有正史可無之意在其胥次邪大凡人學問精實者必謙退虛僞者必驕矜生古人後但當爲古人考誤訂疑若鑿空翻案動思掩蓋古人以自爲功其情最爲可惡司馬公秉性誠篤安有此事時行極力推尊反失其本旨

通鑑神宗序

通鑑有神宗御製序前明刻本皆佚去光進書表及

謝賜序表俱載傳家集第十七卷而諸刻但有進表  
史炤通鑑釋文開卷卽釋神宗序但此書之例仿陸  
德明經典釋文摘取一句半句釋之故不可屬讀章  
俊鄉山堂羣書考索前集第十六卷正史門摘錄其  
大略亦非全文疑其亾久矣餘姚盧學士文弢始從  
宋板揆得全篇刻入羣書拾補中今已行世好事者  
宜以此序合謝序表并刻補入方爲完美

### 通鑑前例

司馬公之子康字公休在書局爲檢閱文字官胡三省釋文辨誤跋言公夢康以毀卒通鑑之學其家幾

於無傳矣南渡後有司馬伋字季思者搜得公與范

夢得

卽亭父

論修書義例二帖又與劉道原十一帖編

爲通鑑前例刻之宋史藝文志載作一卷

前一條內采通考所

載容齋隨筆云云卽從此書摭入

三省以爲時人附會而作不足信

三省此言太過恐未可泥觀與范帖文集亦收則可知至云伋是公之從曾孫似必有據而其上文又以爲公休之孫予所據明吳勉學刻必是脫一字當作公休之從孫但陳氏仁錫刻通鑑以此前例冠於其前而伋跋稱曾大父溫國文正公又自署曾孫不容傳刻如此之多誤恐三省所考亦未的疑伋真公之



曾孫又有道原之子羲仲字壯輿所編司馬公與道  
原論修書事陳亦附刻於前宋史藝文志亦載之作  
通鑑問疑一卷郡齋讀書志亦有

### 通鑑目錄

公既成通鑑又略舉事目年經國緯以備檢尋爲目  
錄三十卷又參考羣書評其同異爲考異三十卷本  
各自爲一書後胡三省作注取考異散入而目錄仍  
單行今世所行通鑑莫善於徐氏刻惜無目錄而陳  
氏刻有之爾雅釋天歲名篇太歲在甲曰闕逢乙曰  
旃蒙等又在寅曰攝提格卯曰單闕等此歲名也而  
甲乙等十干子丑等十二支古人以紀日不紀歲司  
馬子長亦從俗取便以日名歲獨通鑑悉以爾雅歲  
名目錄亦然卽此一端見其不苟

### 通鑑考異

通鑑考異三十卷無序引題跋目錄但每卷前列銜  
名其銜與進書表銜同每葉板心有萬歷十四年五  
字此刻書之年下有姓名當是寫書人或刻書人予  
初疑胡氏散入書中或有遺漏今得此單行刻本未  
暇用全書對勘姑就首一二卷勘之則絕無遺漏惟  
原本考異第一卷於漢高后元年欲王諸呂使大謁

者張釋風大臣下有考異一條胡已散入通鑑第十  
三卷高后元年此文之下矣乃於前第十二卷惠帝  
三年匈奴致書襄嫚使大謁者張釋報書下已先載  
此一條蓋考異此條辨張釋張澤異同胡因惠帝一  
條在前欲移入又忘刪後條遂彼此複見耳其疵謬  
如此而已然則全書皆未必有遺漏或謂陸德明經  
典釋文後人散入各經注疏遺漏甚多故單行足本  
可貴考異散入既無遺漏則單行本徒爲贅疣予謂  
不然古人著述當留其真面目方見古人苦心只因  
後生既懶惰又急躁故欲省兩讀胡氏散入誠便予

特愛單行本謹藏之

通鑑史氏釋文

通鑑釋文三十卷宋右宣義郎監成都府糧料院詹  
山史炤見可撰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第四卷馬端  
臨通考第二百卷皆載之彼先載司馬康公休釋文  
二十卷於前次載此書而云攷之公休之書大略同  
而加詳焉蓋因其舊而附益之者胡三省通鑑注自  
序雖譏史炤乖刺却言釋文本出於史炤而公休釋  
文與炤大同小異者非公休爲之其作釋文辨誤既  
以炤爲多謬而又言今海陵刻僞託名司馬康之釋

文并蜀中費氏刻通鑑注號爲龍瓜本者皆蹈襲史  
炤故辨之然則炤實搆始非因舊附益陳振孫云云  
謂呂尙盜陳恒之齊耳馮時行序謂通鑑之成殆百  
年未有釋文學者艱於尋繹見可始著此書若其前  
先有公休釋文時行安能爲此言通鑑成於元豐七  
年時行序作於紹興三十年實八十三年故云殆百  
年此書雖非大醇然時行序云字有疑難求於本史  
本史無據則雜取六經諸子釋音說文爾雅及古今  
小學家訓詁辯釋地理姓纂單聞小說精力疲疚積  
十年而後成又云無用之學聖賢所不取古今以文

章名世傳後不少未必真有補於世見可精索而粗  
用深探而約見不與文人才士競能而爲後學垂益  
於無窮然則此書非無足取乃元明以來數百年收  
藏家號極博者皆未見此書予偶從吳興書估見一  
祕鈔本爲之喜劇用重貲購得之

時行序又云嘉祐治平間睢州三卿爲搢紳所宗東  
坡兄弟以鄉先生事之見可卽清卿之曾孫也予寡  
聞不知三卿何人張晉生等四川通志第九卷睢州  
人物無史氏三卿其先列三蘇於前後列史炤而云  
博古能文著通鑑釋文三十卷似矣乃炤之字與官

皆不著而又言蘇氏兄弟以師事之則大誤時行序  
言炤年幾七十好學之志不衰則紹興三十年尙在  
安得有東坡兄弟師事之之理蓋未見釋文及序而  
傳聞之謬

通鑑釋文胡氏辨誤

釋文辨誤十二卷胡三省謨愚謂炤之學誠不及胡  
所辨大抵皆是也但胡注通鑑取史語甚多今未暇  
以全書對勘姑就前十餘卷勘之大約每卷輒有三  
四十條此內大半因兩家同取史記漢書舊注所以  
相同而史不著作者姓名十之七八胡則一一著之

置勿論其少半竟係胡之竊取史矣卽如開首威烈  
王標題之下史云自武王至平王凡十三世自平王  
至威烈王又十八世自威烈王至赧王又五世此條  
胡卽取之而沒其名此類不可勝數然猶曰字數少  
或偶合未必盡勦襲亦姑置勿論至若第三卷慎靚  
王五年猶豫注百餘字十七年堅白同異臧三耳注  
二百四十字胡注皆同史如此類十餘卷中已有  
數條豈得云皆偶合非勦襲乎又若第四卷赧王三  
十六年樂毅與燕王書有伍子胥盛尸鴟夷事胡注  
亦與史同考此段通鑑采自史記樂毅傳而史記此

處裴駙集解無注史炤則采伍子胥傳裴駙所引應劭語又因此事見國語更引彼韋昭注且於應韋語倒易增益之而胡遂全取其所采用及倒易增益者其爲勦襲顯然如此類頗多舉一以見之且胡之取史皆沒其名予所勘十餘卷中惟有卷漢高帝五年田橫乘傳詣洛陽注一條載明炤名然又詆其擇不精語不詳此特欲援之爲呵斥地耳更可怪者蜀本注胡旣知其爲蹈襲史炤而力言之乃第一卷烈王三年韓嚴遂令人刺韓廙并弒哀侯一條下史炤因通鑑於安王五年先已載聶政刺俠累事而於

此又載人刺韓廙分而爲二史記年表世家亦然刺客傳則從戰國策合爲一事故詳辨之約三百三十字胡全取之乃詭移作蜀本注不言出史炤因史炤此條能剖析異同有益考證恐顯炤之美遂稱爲蜀本注平心論之炤誠不能無誤但首勦音釋實屬有功胡自揣用力已深其注足以傳世恨炤先有釋文旣攘取之又攻擊之隱善揚惡用心私曲却所不免後人遂因胡之辨誤欲廢炤書今幸尚存而無鏤板恐終歸泯滅

通鑑胡氏音注

史釋功在草創究尚麤疏至胡三省注始成鉅觀可  
云青出藍藍謝青通鑑之功臣史學之淵藪矣三省  
自序述其父好讀史於淳祐癸卯命三省刊正諸家  
通鑑注之誤乙巳父卒盡瘁家蠱又從事科舉之業  
而史學不敢廢寶祐丙辰出身進士科始得大肆其  
力於是書游宦必以自隨依陸德明經典釋文爲廣  
注九十七卷咸淳庚午從淮壩歸杭都延平廖公禮  
致諸家俾讐校通鑑又轉薦之賈相國德祐乙亥從  
軍江上言輒不用旣而軍潰間道歸鄉里丙子浙東  
始騷辟地越之新昌師從之以孥免失其書亂定反  
室復購得他本爲之注始以考異及所注散入各文  
之下訖乙酉冬乃克輟編按癸卯理宗淳祐三年乙  
巳淳祐五年丙辰寶祐四年庚午度宗咸淳六年乙  
亥瀛國公德祐元年丙子德祐二年卽益王景炎元  
年乙酉則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也三省之父委三  
省以刊正誤注其時三省年雖甚少亦必在二十以  
外或三十自此以至元之至元乙酉凡四十餘年其  
時三省約已六十外或七十方得成書元袁桷清容  
居士集第三十三卷述其父洪師友爲淵源錄言三  
省注通鑑三十年者自寶祐丙辰始下筆自丙辰至

乙酉恰三十年也延平廖公當爲廖瑩中賈似道之幕官也德祐元年呂師夔以江州降元似道帥師次蕪湖軍潰奔還揚州事見宋史第四百七十四卷明莆田柯維騏宋史新編第一百八十七卷及元四明陳桎通鑑續編第二十四卷三省蓋參似道軍事丙子元兵順流而下五月破臨安瀛國公出降故云浙東始騷云云也注成上距臨安破宋亡恰十年

胡注本只九十七卷自爲一書不載本文但摘取數字或數句釋之至亂後書亡重作始散入蓋初意本仿史氏後漸宏博不欲因仍故也自序之末稱乙酉

十一月日長至天台胡三省身之父書於梅欄夔居淵源錄稱其釋通鑑兵難藁三失乙酉歲留袁氏塾乃手鈔定本與自序合則梅欄夔居卽袁氏塾也淵源錄又云己丑寇作以書藏窖中得免按胡於注成後又作釋文辨誤自跋署丁亥春則在乙酉後二年而已丑又在其後二年元混一天下十年矣寇作者土賊之竊發者也蓋胡於此書用力可謂至勤而所歷困阨亦至多得傳於後世爲至難

胡學長於地理以閻氏若璩之卓識亦極推之而其餘一切亦略皆貫通似道雖姦臣三省參其軍却於

大節無害自序云世運推遷文公儒師從而凋謝吾無從取正或勸北學於中國嘻有志焉然吾衰矣此未嘗仕元者也則其立身出處亦無瑕玷如此人史家自當入儒林傳乃元修宋史明修元史秉筆者多浮薄文人不重實學皆不爲立傳浙江通志第一百八十一卷文苑傳但言終於朝奉郎不詳其歷官本末蓋但據其通鑑自序雖言所著又有竹素稿一百卷想已久佚事迹零落不可得而詳也進士出身後游宦淮上當是簿尉之流從軍旣以不合罷似道不肯拔擢故所得朝奉郎而已

宋史一百六十八卷朝奉郎正七品至自

署天台身之父淵源錄亦云天台人而通志則云寧海人又有三省之姻友四明陳著者誤本堂先生文集稱三省字曰景參

### 通鑑胡注陳氏舉正

舉正一卷吳趨陳景雲少章謨少章長於稽覈所舉皆確然胡氏之學不以小疵掩其大美

### 通鑑地理通釋

王應麟通鑑地理通釋十四卷雖題曰通鑑實是泛考古今地理不專釋通鑑大略亦本通典要足與胡三省互參在宋人考證書中爲有根柢者



通鑑答問

通鑑答問五卷亦王應麟誤與通釋俱刻附玉海後王氏之學主於考據此編却純是空議論至西漢宣元而止實未成之書

稽古錄

稽古錄二十卷亦君實誤起伏義神農下至英宗治平四年其書成進御當元祐初距通鑑之成甚久朱子嘗稱賞之刻之長沙

通鑑外紀

通鑑外紀十卷目錄五卷劉恕誤自序述其於治平

三年司馬公受詔修通鑑始蒙辟真史局熙寧三年冬公出守京兆明年春移帥潁川固辭不行退居洛陽恕以褊狷不敢居京師請歸江東養親公以書未成不廢刊削恕亦遙隸局中嘗思書不及周威烈王之前學者考古莫知適從欲以包犧至未命三晉為諸侯為前紀本朝一祖太祖四宗太宗真宗仁宗英宗一百八年可請實錄國史於朝為後紀將俟書成請於公為之熙寧九年恕罹家禍悲哀憤鬱遂中癱痺右肢既廢凡欲執筆口授子義仲書之自念平生事業無一成就史局十年俛仰竊祿因取諸書編通鑑前紀家貧

書不具南徼僻陋臥病六百日無一人語及文史昏亂遺忘煩簡不當遠方不可得國書絕意於後紀乃更前紀曰外紀如國語稱春秋外傳之義也自周共和元年庚申至威烈王二十二年丁丑四百三十八年見於外紀自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至周顯德六年己未一千三百六十二年載於通鑑然後一千八百年事坦然可明昔李宏基用心過苦積疾而藥石不繼盧昇之手足攣廢著五悲而自沈潁水予病眼病創不寐不食才名不逮二子而疾疹艱苦過之陶潛豫爲祭文杜牧自誤墓志夜臺甫邇歸心若飛聊

敘不能作前後紀而爲外紀焉佗曰書成恕不及見也恕自序如此因不能作後紀故并前紀改名外紀但前言始包犧後言始共和今觀其書實始包犧臨終昏亂語多參錯也宋史第四百四十四卷文苑傳劉恕字道原筠州人司馬公作外紀序云道原其先萬年人祖度爲臨川令卒官葬高安因家焉按北宋筠州爲今江西瑞州府高安縣卽府治臨川縣則今撫州府治與高安亦相近若萬年縣者恕自署云京兆萬年乃今陝西西安府治若今江西饒州府亦有萬年縣則係明置非此萬年也恕之史學實爲宋人

中翹楚今觀外紀之爲書似無甚可取者蓋恕自治平初卽助修通鑑至熙寧四年前後共六年所修已多是年司馬公辭頴川歸洛恕亦因指斥新法忤王安石卽以此時歸江東江東卽筠州與洛相去甚遠似不能與修書事其實宋史第三百三十六卷司馬光本傳光歸洛後凡十五年不與政專務修書而恕雖遠遙隸局中則於家中修纂郵寄者必多況本傳又言恕歸里後又嘗請詣光留數月而歸於道得風孿疾然則通鑑之出於恕手者多矣司馬序又云英宗詔光自擇館閣英才共修光對曰館閣士誠多至

專精史學臣惟識劉恕一人而已上曰甚善卽奏召共修書凡數年史事之紛錯難治者則以諉之光仰成而已由此觀之通鑑之出於恕手者多矣恕卒於元豐元年年止四十七通鑑成果不及見矣所著五代十國紀年已不傳所傳唯外紀而此書不足以盡其蘊恕之學幾不甚著於天下後世子故特表出之

司馬公外紀序文集乃作十國紀年序大誤五代十國紀年去五代二字亦非

通鑑綱目

通鑑綱目五十九卷朱子屬其門人趙師淵字幾道號訥齋人天台作也自序云表歲以首年而因年以著統大書

以提要而分注以備言四語全書體例已盡此序孝宗乾道八年壬辰作至寧宗嘉定十二年己卯朱子之門人李方子與真德秀同刻於泉州朱子卒於慶元六年此書之行世距朱子沒已二十年矣展轉傳鈔不知是原本否且方子序有云晚歲欲加更定以趨詳密而力有未暇則此本并為朱子未定之藁又有凡例一卷則直至度宗咸淳元年乙丑金華王柏始刻之距朱子沒又六七十年不知果真出朱子否假令果真而明憲宗序又稱書與凡例或有不同是皆大可疑者

陳景雲曰綱下分注之目朱子屬趙師淵成之趙氏史學視溫公書局中二劉范氏未知孰先孰後且以一人獨任其採節豈能悉審況又非身侍講堂隨事討論每纂成若干卷寄呈而朱子復書往往云未暇觀也則分注未必盡經朱子之目矣景雲此條是所作綱目訂誤四卷學者觀之可以隅反以師淵較二劉判如玉石景雲猶作吳詞

王宗沐宋元資治通鑑義例云宗沐書與薛應旂書同時出而各不相知

故其書同名惟薛省資治二字溫公通鑑有大臣之拜除免或政

令之新定更革或地方城鎮之得失移徙事關係大

而議論多者則先提其綱而後原其詳記事之常體  
不得不然而亦使覽者知其稍別於他事也計朱子  
之後爲綱目亦不過因此起例王氏此論是溫公書  
蓋未嘗無提綱挈領之處特其意惟在乎按年編次  
據事直書而不在乎立文法以爲褒貶至綱目方以  
此爲事

通鑑紀事本末

通鑑紀事本末四十二卷宋建安袁樞機仲謨宋史  
第三百八十九卷樞傳云樞喜讀資治通鑑苦其浩  
博乃區別其事而貫通之趙與憲序云通鑑以編年

爲宗本末以比事爲體編年則雖一事而歲月遼隔  
比事則雖累載而脈絡貫聯故讀通鑑者如登高山  
泛巨海未易遽窺其津涯得本末而閱之則根幹枝  
葉繩繩相生不待反復它卷而瞭然在目故本末者  
通鑑之戶牖也今考此書分通鑑爲二百三十九事  
一事爲一篇頗便下學覺綱目不作無害而此書似  
不可無若乃有通鑑又有金履祥之通鑑前編有綱  
目又有南軒之綱目前編而且有通鑑前編又有沈  
朝陽之前編紀事本末蛇足不已則吾不欲觀之矣

通鑑節要

通鑑節要五十六卷宋少微先生崇安江贄撰贄之  
後人有名默者遊晦菴先生門以此書質之先生深  
加賞嘆又有名淵者附益潤色之刻於嘉熙丁酉有  
廸功郎邵武軍邵武縣南尉巡捉私茶鹽礬私鑄銅  
器兼催綱江鎔序愚謂宋人史學提綱撮略之書自  
通鑑目錄稽古錄外如慈溪黃震東發古今紀要十  
九卷豫章南宮靖一仲靖小學史斷四卷書成於理宗端平三年  
年之類亦已多矣乃江贄先有此鈔掠剽擬之作想  
晦菴必不賞嘆及此江鎔序云爾恐不足信人明而  
如此輩者益夥三家邨夫子頭腦冬烘授徒多暇無  
以遣日動欲操筆削之權纂史自娛皆牀上安牀屋  
下架屋也

史通

史通二十卷唐劉子元知幾著評史家得失有精確  
者有苛碎差謬者前人論之已詳茲不復贅知幾自  
序云余歷事二主從官兩京徧居司籍之曹久處載  
言之職商權史篇遂盈筐篋予體例與知幾異而商  
權之義亦竊取之文選第二十八卷陸機吳趨行結  
句商權爲此歌李善注廣雅曰商度也許慎淮南子  
注曰商權麓略也言商度其麓略也說文卷六上木

史通卷一 商權

部權水上橫木所以渡者也商度雖僅麓略而初學  
 觀之不啻涉水之得渡矣通鑑第二百九十四卷云  
 周世宗閑暇則召儒者讀前史商權大義又司馬溫  
 公與范內翰祖禹論修通鑑體例書帖云甚思與足  
 下相見熟共商權可見商權乃史家語若宋書謝靈  
 運傳論云敷衽論心商權前藻南史庾肩吾傳簡文  
 帝與湘東王論文書云每欲論之無可與晤思與毛  
誤作言今從子建一王氏懋茲改共商權韓昌黎孟東野納涼聯  
 句云儒庠恣游息聖籍飽商權柳河東謝楊尙書寄  
 柳筆詩序云今夏商權使盡其功則凡論文藝者皆

可以商權言之又顏師古漢書敘例云不恥狂簡輒  
 用上聞粗陳指例式存揚權揚權卽商權之意

史通自敘篇云予幼讀史年十有七窺覽略周于時  
 將求仕進兼習揣摩專心諸史我則未暇泊乎弱冠  
 射策登朝思有餘閑獲遂本願又云余幼喜詩賦壯  
 都不爲恥以文士得名期以述者自命予幼攻四書  
 八股文及登第領史職始罷舉子業治經史然猶兼  
 習詩賦四十有二歸田於今二紀有餘詩文皆輟不  
 爲惟以考史爲務故每卷輒白題曰某述亦竊比述  
 者自命之意云考禮記樂記篇云作者之謂聖述者

之謂明注云述謂訓其義也疏云作者堯舜禹湯是也述者子游子夏是也此雖據禮樂爲言不據史籍然史籍所載禮樂居其大端知幾不敢作史而自居於述意在斯乎論語述而篇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又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夫子之聖言猶如此後學可妄作乎然則知幾之自命曰述任也非謙也又論語雍也篇云文勝質則史衛靈公篇云吾猶及史之闕文誠能有疑則闕事必紀實自無文勝之傲知幾雖有踳駁要爲有意務實者故予竊比之

### 歷代建元考

歷代建元考兩冊秀水鍾淵映廣漢輯王氏玉海所載建元已備而鍾氏此編采前人辨證極詳自歷代外僭僞異域及道經所稱畢收就予所見其爲鍾所遺漏者惟遠西艾儒略西方荅問所載意大里亞國吳爾巴諾一名而已此書未刻予從陳樹華芳林抄得著之以諗考古者

### 紀元彙考

紀元彙考五卷鄞縣萬斯同季野輯堯至共和姪經所增已見前商沃甲在位二十五年而竹書紀年則



五年祖丁在位三十二年而紀年則九年南庚在位  
二十五年而紀年則六年陽甲在位七年而紀年則  
四年小辛在位二十一年而紀年則三年小乙在位  
二十八年而紀年則十年祖庚在位七年而紀年則  
十一年共和前本無甲子而紀年晉人偽造兩者同  
是捕風捉影所以不合至周滅商之年此云在己卯  
予以周易乾鑿度及國語推之實歲在辛未非己卯  
說詳尙書後案又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始於共和元  
年庚申直至癸酉爲共和十四年而此則以庚申爲  
周厲王之三十八年直至癸酉爲厲王五十一年削

去共和之名此後世書生之見

諸帝自唐以下皆稱其廟號爲某祖某宗無廟號者  
方稱其諡法爲某帝其餘卽宋端宗猶稱廟號也自  
唐以前則但稱爲某帝已爲自亂其例而其中又有  
不畫一者如劉宋稱高祖不稱武帝

晉懷帝乃惠帝弟而誤作子唐武后萬歲通天二年  
九月改元神功此漏去中宗神龍元年誤衍四字昭  
宗乾寧元年誤作乾符五代唐愍帝誤作愍宗下小  
字明宗養子誤作明帝元順帝誤作順宗大約多有  
傳寫之誤

補歷代史表

補歷代史表亦萬斯同季野誤十七史無表者咸爲補之序稱六十卷而今刻止五十三疑尙有未脫藁未付梓者季野生千數百年下追考千數百年上事臚而列之誠爲快舉此種史學唐宋亦不多得明人所未有也竊謂史之無表者固宜補矣有有表而尤不可以不補者季野但擇其無表者補之餘則置之不無遺恨如唐宰相有表而中葉以後相權分於翰林學士當時謂之內相此亦當表禁軍以宦官掌之不但朝政盡爲所撓并廢立皆出其手則左右神策

中尉亦當表至方鎮有地無人尤屬缺事說已見前若乃三公三師宰相大將軍雜號將軍司隸京尹總爲將相大臣刺史牧尹都督節度總爲方鎮不復曲別分析懼累墜也曹魏始有尙書中書侍中三省長官以後其名遞變而五代又添崇政院使樞密使三司使各因其時也非季野之博通而妙于鎔裁不能有此

熊方後漢書年表季野若見之則不須重作卽有不  
同著其說可矣因未見熊書故別自作東漢諸表熊  
方惟有同姓王侯異姓諸侯百官三日季野於同姓

王侯與熊方略同而異姓則分外戚功臣宦官爲三百官則分將相大臣與九卿爲二熊方之得失前已論之矣季野之分析俱無不可所嫌者未見熊書也熊氏槩言將軍而季野則分驃騎大將軍建威大將軍建義大將軍征南大將軍征西大將軍強弩大將軍虎牙大將軍橫野大將軍左右前後將軍建武二十七年改官制後以大將軍移入三公又分爲車騎將軍衛將軍驃騎將軍而以誓設之征西將軍附入次則度遼將軍至獻帝時又有更易一一具列之較熊爲密若乃季野於功臣但取雲臺諸臣所附益不

過馬援以下中興之著者而熊於異姓諸侯下至建安延康雖熊氏獨表一代取其周備季野通表十七史毋庸泛列兩者義各有取然季野別作漢季方鎮年表入之三國今計漢末惟州牧刺史爲重封侯反在所輕季野之理較長

南齊諸王世表高帝子首豫章王嶷次臨川王映次長沙王晃次武陵王華次安成王暕次鄱陽王鏘次桂陽王鐸次始興王鑑次江夏王鋒次南平王銳次宜都王鏗次晉熙王銖次河東王鉉據史銖在鐸之前鏗在鋒之前鉉在銳之前三人序次皆誤又嶷之



卷之三